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悍卒者

知胜而不骄

遇败而不乱

闻鼓即忘死

遇强则愈强

陷绝地而不惊

知必死而不辱……

又见青山◎著

悍卒

卷一·乱世

唐代就有特种兵！

军事+武侠+历史三位一体

开国第一军——玄甲太岁军绝密大写真

朝华出版社

悍

卷一 乱世

又见青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悍卒. 1/又见青山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6. 6

ISBN 7-5054-1583-2

I. 悍… II. 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2795 号

悍卒. 1

著 者 又见青山

责任编辑 田 辉

特约编辑 张应娜

封面绘图 张 禄

装帧设计 姜利锐

责任印制 赵 岭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编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印 刷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4-1583-2/G · 0950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血的回忆	001
第二章	命不该绝	006
第三章	夜闯龙穴	009
第四章	独行长安	016
第五章	全军出动	027
第六章	林中血战	032
第七章	山雨欲来	037
第八章	李代桃僵	042
第九章	夜宴	052
第十章	风起云涌	058

第十一章	弃卒	141
第十二章	自己的沙场	132
第十三章	脱困	123
第十四章	被逼上山	118
第十五章	侠盗与邪兽	110
第十六章	计杀千狼	105
第十七章	惊变	102
第十八章	初习虎熊拳	095
第十九章	跨海磨镜子	089
第二十章	搜山	083
第二十一章	诡杀	076
第二十二章	搏命	072
第二十三章	追踪	068
第二十四章	也当一回山贼	063

目录



第二十五章	引狼出洞	145
第二十六章	直捣黄龙	150
第二十七章	惊天之秘	155
第二十八章	弄巧成拙	159
第二十九章	兵进泉州	167
第三十章	秘查	172
第三十一章	下海	181
第三十二章	女人当家	188
第三十三章	雨师的真相	198
第三十四章	诱敌	205

第三十五章 冲冠一怒

..... 214

第三十六章 诈

..... 221

第三十七章 暗夜霹雳

..... 226

第三十八章 偷袭

..... 233

第三十九章 胜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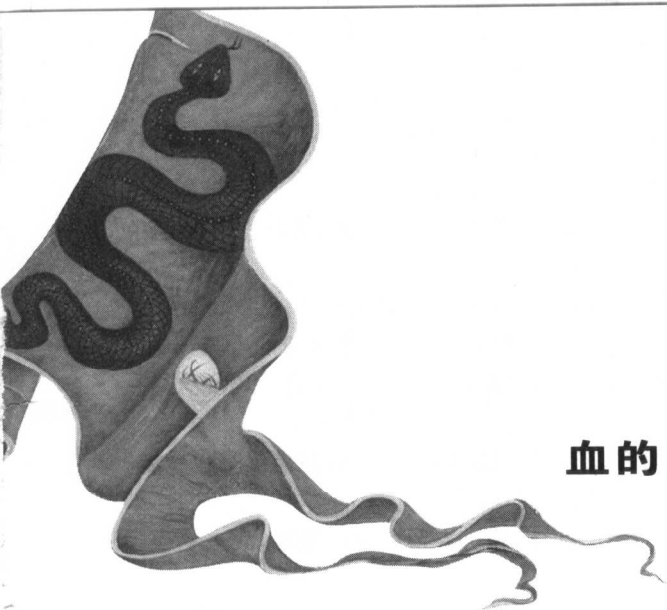
..... 240

第四十章 绝地

..... 246

附录 作品相关

..... 252



血的回忆



第一章



帐内已不像刚才那般阴冷了，我小心地侍弄着面前的一小堆火，微弱的火苗在有气无力地跳动，扑面而来的温暖却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肋下那剧烈的疼痛也好像被这温暖驱走了不少。真好啊，我还活着，只是肋部被人用大棍扫中了一下。我苦笑着边向火中添柴边想，白天那个番兵了得，还好老子的命比他硬，一大棍换一颗头，这次又没亏本。咬牙忍着疼，我从随身的包中拿出条羊腿在火上烤着，带着腥气的肉香味出来了，越来越浓，我却闻之欲呕。近两个月来就没吃过别的，真怀念米面那清香啊，眼睛现在一到夜间就有些发花，我知道这是夜盲症，可也没办法。深吸了口气忍着胸中的吐意向那羊腿咬去，真难吃，除了略有咸味外就是腥，真想把这东西扔掉，扔得远远的，可扔掉后又吃什么？有可能过一阵连这个都吃不上了。我叹了口气，慢慢地咀嚼着羊肉，忽听帐外一阵脚步声，紧接着帐帘一动，从外面闪进来人，一阵冷风从刚才掀起的帐帘吹入，将我面前的火焰吹得左右摇摆，我忙又捡了些细草投进火中，火苗渐高，那人走到火旁也坐下了，先伸手在火上烤了烤，然后从怀中摸出个小皮口袋扔给我道：“吃吧，这是我刚跟一个传信官要的。”

我拿起地上的口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炒黄豆，赶忙抓起几粒扔进嘴里，豆子的香味让我着实陶醉了一阵，那人呵呵笑道：“好东西吧？听说下一批粮草里有不少大萝卜，有了这些萝卜就能熬过这该死的冬天了。”

我把眼闭上，边回味着豆子的余香边问道：“这次押运粮草的是谁？不会像上次那个瘪蛋一样，喝多了把粮草都丢了吧？”

那人沉默了一阵，然后慢慢道：“这次派来的押粮官我也不清楚是谁，但像上次那样的事，我想不会再犯了吧。现在我担心的是路途太远，护粮容易被偷袭，如果这次的粮草再失，那咱们可就真要死在这异域了。”

我又抓了一把豆子扔进嘴里，边嚼边道：“粮草的事轮不到我操心，那是你们当官的事，我只做好我这一摊就行了。”



那人也抓了几颗豆子扔进嘴里道：“今天你的战果如何？”

吃饱了，我倒在火旁的毯子上蜷成一团，懒洋洋地答道：“还成，劫杀了对方十四骑探马和信差，搜出几封信，全交到帅帐去了。”

那人笑道：“不错嘛，现在你也算是青龙营里的人了，感觉如何？”

我闭着眼道：“没什么感觉，跟以前一样，再说我现在还不算是龙组的人呢。”

那人又轻笑道：“早晚的事。看眼下的形势，仗好像真他妈快打完了，我说你想过打完仗后干什么去吗？”

我有些迷茫，睁开眼望着幽暗的帐顶轻声道：“仗打完了，兄弟们是不是也就要散了？到那时……我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去了。”

那人见我这样，微微叹了口气，向火内又投进几块大柴后道：“睡吧，我去巡夜，一会儿回来帮你把火灭了。”

我没有作声，只是看着不远处那跳动的火苗。他走了，帐内又恢复了寂静。我翻了个身，用手指在地上轻轻写着，写的是我的名字，燕九郎。真想弄点酒来喝他个一醉方休，可是不行，醉不得。我又翻了个身，把那一小袋黄豆抓了过来，将头埋进身上盖着的毯子里，一颗一颗地咀嚼着，还是那么香，送我豆子这人叫郑雄，人长得又高又大，但性格却很随和，算起来他快四十岁了吧，我到这里就是他领进来的，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

我的家在中州附近一座名叫黑龙岭的山中，是那山里土生土长的猎户，在家中我排行第九，上面虽然哥姐众多，但长到成年的只有我和三哥两个人，三哥成年后就离家出去谋生了，家里只剩下我、爷爷，和断了一条腿的二叔。那天我上山去查看下的套子的收获时，村里出事了。

不知从哪儿来了一队溃兵，等我赶回村时，冲天的火光和满地的尸体看得我两条腿都软了。我发疯一样在村里寻找着，最后在村旁的小河边发现了爷爷和二叔的尸体，我的心刹那间缩紧，走到爷爷面前跪下，只见那白发苍苍的头颅已被鲜血染红了，满是皱纹的脸上也溅满了血，右臂被齐根砍断，左臂张开紧紧地护在早已死去的二叔身上。

我咬着牙忍住哭声跪在他俩的尸体旁，用袖子擦净了爷爷脸上的血，然后冲着两人的尸体重重地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开始仔细地查看起地上的痕迹。不用多看，一大片鞋印顺着西面下去了。从地上拾起这些人吃剩的东西，我拔腿就追了下去。

两个时辰后，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我趴在长草丛中向前望去，前面聚集着几十个大汉，看穿着都一样，他们在生火，看来是要在这里宿营。不远处的树下还拴着一匹马，这马我认识，是村中唯一的一匹马。我强压怒火想着对策，既然他们要在这里过夜，那我就晚点再来。想到这儿我慢慢地向身后的树丛退去，到了林中先认了认地形，这才蹲在地上开始做起陷阱来，直接下的就是杀虎桩，简单，但有效。顺着去路连弄了三个后我才又回到他们的宿营地，一阵浓重的酒气飘来，我探头望去，只



见那块空地上躺满了人，大部分已经鼾声如雷了，唯一那个守夜的看上去也困得不行了。我盯着那守夜的只盼着他也快睡，但我想错了，那个放哨的走到一个躺着的人边上踹了一脚，骂骂咧咧地说着：“该你了，别在那里挺尸了。”说完就往地上一躺。我心沉了下来，这可怎么办？那个挨踹的慢慢地爬了起来，看来这新接班的还没睡醒，只见他打了几个哈欠后就坐在火堆旁发起呆来。不能再等了，我慢慢地爬向那人的背后，猛地用手捂住他的嘴，手里的刀子狠狠地划过他的脖子，那人在我怀里剧烈地扭动了几下就不动了。但他临死前发出的那低微的声音还是吓得我浑身是汗。我慢慢地放下那人的身体，又向那群睡着的人摸去。当我顺利地刺到第六个人时，火堆里发出了一声木头炸裂的声音，被我捂住嘴的那人惊醒了，一把就攥住了我举刀的手腕，另一只手使劲地掰开我捂在他嘴上的手。我奋力地将刀子压向他的前胸，可是不行，那人的力气太大了，不能跟他比力气，我拿刀的手猛然一松，刀子向下落在了他的胸膛上，锋利的刀刃刺进了有一小半，那人发出了一声惨叫，奋力地推开了我，伸手去拔插在他身上的刀子。我翻身而起，顺手又在他头上重重地砸了一拳，转身向来时的树林里跑。身后传来了一片慌乱的咒骂声，接着我听到了许多脚步声向着我追了过来，我头也不回奋力地跑着，后面又发出了几声惨叫，看来那几个桩没白下。带着这帮人兜了一圈，我又回到了他们的那块营地，朝着那匹马冲了过去，跨上马就跑。

天亮了，我跑了二十来里后停了下来，翻身下了马，坐在地上喘了口气，看了看那匹马，发现马身上挂着个箭壶，里面有五支箭和一张弓，马的脖子上挎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大皮囊，拔下塞子一闻，一股刺鼻的酒气熏得我直皱眉。看着这两个大皮囊，我想了想，从身上掏出一包药粉撒进了酒中。

这是爷爷自己配的毒药，专门用来捕杀那些肉不好吃而毛皮却极值钱的野兽用的。我现在只是担心，药太少，贪酒的好说，喝得少的恐怕死不了。

跨上马我又追了回去，当快到那块营地时，我把马藏在树林里，探头看着外面的情况。外面的人已经走光了，地上只留下了几具尸体，我先查看了一下四周，然后走过去在尸体身上翻了起来。看来已有人在我之前翻过了，没找到任何东西，那个被我杀了一半的人也倒在这里，胸口上还插着我那把刀。我看到那人的手还在微微地颤动着，就来到他跟前轻推了他几下，那人醒了，不过看来没认出我来，只是用微弱的声音道：“小兄弟，给口水喝吧。”

我点了点头道：“我身上没带水，不过家离这儿不远，我可以把你送回家去给你治伤，但你先跟我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那人用嘶哑的声音说：“我们是高丽国的兵，被唐兵打散后就躲到了这里的黑石山上当了山贼。这次我们下山弄了点粮后正要回去，半道上遇到了点事。我受伤了，小兄弟，我有很多钱，只要你能救我一命，我就把这些钱都给你。”

我轻轻地向他笑了笑，问道：“你们的山寨在哪儿？”

那人说道：“离这里有两天的路，从这里向北一直走就到了。”

我又问：“你的同伴走多久了？”



那人又道：“他们走了有三个时辰了吧。”

我盯着他的眼睛狠狠一龇牙，慢慢地拔出插在他胸口的刀，头也不回地飞身上了马，伴随着那人的惨号声打马向北冲了下去。一个时辰后我缓了下来，在路上观察着，前面隐约有声音传来，我翻身下了马，背起那只箭壶，拔出一支箭狠狠地照着马屁股插了进去，那马悲嘶一声撒开蹄子狂奔而去。我又听了听声音，然后转身钻进了道旁的树林。

前面的声音一阵慌乱，接着就听见有人喊截住马，我转身爬上一棵大树。过了片刻，就见有五人拿着刀向我这里走来，我躲在树叶中向下看着，那几个人向着我来的方向下去了，我悄悄地滑下树，无声无息地向那几个人摸了过去。等快接近他们时，我抽出箭举弓向着一个人的后背射去，箭深深地射在那人的后心上。我接着取箭，向第二个人射去，那人惊愕间被我射穿了脖子，剩下的三人举刀高叫着向我扑过来，我从背后抽出第三支箭，稳稳地射在了一人的前胸，接着抽出第四支射了过去，又射穿了一人的脖子。就在我作势又去抽箭时，剩下的那个发一声喊掉头就跑了，见他退走我也转身进了树林。

来到林中，我又回到了树上，被叫声吸引过来的众贼兵也到了那几具尸体前，只听到一个声音说：“看来我们是被人盯上了，这人不一般啊，用一匹瘸马就杀了我四个弟兄，杀了那匹瘸马，弄点肉下来我们快走！”

另一个声音说：“老大，这里没有朴老三啊，他跑到哪儿去了？”

刚才那个声音说道：“不是被抓住了吧，这样我们的底儿可就全漏了，要是再引来唐兵，我们可全得死在这里了，不能管他，我们快走！”说着那些人全都向来时的方向跑了。

我躲在树上查着人数，查完后头直疼，还有三十七个人，看来我那两袋药酒不够，这可不好办了。一点点地来吧，想到这里我无奈地向那些人的方向追去。看着地上杂乱的脚印和那匹倒霉的死马，我站在道边上犹豫了起来，这些人应该知道我这边人不多，会不会设下埋伏等我啊？我觉得他们会这样做，这样他们就能放心大胆地回山了，现在外面到处是唐兵，再想找个窝可不易。犹豫了一下后，我砍下半条马腿向树林里走去。

在林子裡我爬到树上，啃起了那半只马腿，粗糙的生马肉噎得我难受，那股子血腥味更是让我作呕，强挺着吃完，我抱着树干就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我滑下树，活动了一下手脚，又追了下去。月光下我小心地走着，走过一段路后发现前方的草丛显得很凌乱，草地上有许多印迹，看来这里是那些人等我的地方，我睡了有大半天，那些人等不到就撤了。看后我心下暗喜，顺着那杂乱的足印就跟了下去。心里盼着那药酒快点起作用，一边走着一边在想，剩下的可咋收拾啊，就是毒死三十个也还有七个。回去报官？时间来不及了，只有看一步走一步吧。

没多久就听见前面传来阵阵惨叫声，我伏在地上慢慢地爬了过去，探出头一看，只见前面的地上倒着一片人，有几个在地上剧烈地翻滚着，看来我配的酒还挺受欢迎啊！默默地点了下人数，死了的有二十四个，有四个还在挣扎的看来也快死

了,这样说还有九个没死的。我转头四下看了看,确定再没有别人后走到那些人旁,拿起了二十几支箭,又开始追。在路上我又看到了一具尸体,看来酒他没多喝,摸了摸发现还没凉,剩下的应该离得不太远了。可只追出不远,心惊肉跳的感觉就出现了,每走一步都感到多一分恐惧,我停了下来。这种感觉曾经出现过,三个月前我在山上抓野兔子时就有过这种感觉,那次就是凭着这种感觉我举起了手中的长枪,一只豹子也在这时扑在了枪尖上,那只豹子本来是要从树上扑下咬我的后颈的,现在那感觉又出现了,我暗叫不好,转身就往回跑。

身后传来了羽箭破空的声音,我倒在地上翻滚着躲开了,接着身后传来了喝骂声,我站起来接着跑,箭的破空声又至,左腿一下子就不灵了,火烧一样的疼痛瞬间传遍了全身。我挣扎着来到林中,选了一棵最大的树爬了上去。

树下的人点起了火把把树围了起来,我把身体蜷缩在茂密的枝叶间,就听见从树下传来阵阵凶狠的咒骂声,不一会儿,就感到树下的人开始砍起树来了。我摘下弓,透过树叶向下看着,这几人站在树下围成一个圈,一个人正在挥斧砍树,还有一个在他身后举着火把照亮,我举弓瞄准了那照亮的,一箭射了过去,那人中箭倒地。边上的人齐声发喊向四下躲了起来,那砍树的被这声音吓了一跳,回头去看时我把另一支箭也射进了他的身体。

其他的人全都藏在四周树后,一个声音高声说着:“小子,我们把你饿死在树上,你就等着吧!”

天渐渐亮了,左腿的箭伤让我疼得发颤,血慢慢地顺着树干淌着,我知道自己快撑不住了,拿出一支箭,用力把箭头掰断后打开了发髻,用头发把这支箭头包了起来,尖朝上又将头发扎好,这才冲着下面喊道:“我认输了,只要你们饶了我,我就把我另两个同伴躲在哪儿告诉你们。”说着把弓箭向远处一扔,慢慢爬到树下。

对面那帮人有点惊愕地看着我,我接着说:“叫你们的头儿过来啊,我有事告诉他。”说着我又把短刀远远地扔了出去,接着举起了双手,那帮人这才向我跑了过来,雨点一样的拳脚落在了我的身上,我蜷在地上任他们打着,快支撑不住时,那个被人叫做老大的开口了:“留他口气,我问他几句。”

说完他蹲到我的跟前对我说:“你们有几个人?为啥杀了我们这些兄弟?你的人都在哪儿?说了老子就饶你一命!”

我用微弱的声音说:“你就是他们的首领吧?我有件机密的事要跟你谈,你只要不杀我,我就把一笔巨金的下落告诉你。”

那人狞笑着抓住我的脖领把我拎了起来,我虚弱地说道:“那些钱就在……就在……我……”我故意使声音越来越低,同时脸上也装出了一副快要昏过去的迷糊相。那人把耳朵贴了过来,我看准时机用头重重地顶在了他的太阳穴上,顶完后我就再也没有力气了,在一阵狂怒的咒骂声中,眼见一道刀光向着我的头直劈了下来。

那一年,我十五岁。





第二章



命不该绝



恍惚中，我感到自己像在云里一样，四周软软的，身体左摇右晃，伤也不太疼了，这就是天上吧，妈妈以前跟我说过，好人是不会下地府去受罪的。嗓子里像冒火一样，好想喝水呀，正当我干渴难耐时感觉嘴边多了样东西，接着水就流入了我的喉咙，我贪婪地吸着，水一下肚感觉好多了，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接着就看到了一个最意想不到的东西，一只血淋淋的猪头正在死死地盯着我的脸。我没发出任何声音就又昏了过去。

再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辆车里，四周是一扇扇的猪肉，我就躺在猪肉上面，那只差点吓死我的猪头被移到了我脚下，接着就看到一张大脸在冲着我轻轻地笑。然后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那人的口中吐了出来：“命挺硬啊，我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呢！”

接着又一个声音说：“我就知道这小东西死不了，他那身板壮得像个小牛犊子。”

我努力地看了看后面说话的人，那人的模样又吓了我一跳，一个胖到极点的身躯在前面牵马走着，那张脸比我刚看到的那张大了有一半，两只被挤得扁扁的小眼睛笑盈盈地看着我说道：“我这样胖的没见过吧？没什么稀奇的，我就是能吃了点。”

我再次吃惊地发现，这人居然是个女的。那胖女人又接着说道：“我婆家姓朱，你就管我叫朱大娘吧。”

我心里念着，猪大娘，朱大娘。这时另一个人说话了，“我叫郑雄，英雄的雄！”

我茫然地看着他，反问了一句：“你说的英雄的雄，那是哪个雄啊？”

前面发出了银铃一样的笑声，接着朱大娘问我：“你不识字呀还是在气他？他这辈子最得意的就是他那个雄字了。行了，你好好躺着吧，身上的伤口进了可不好办。”我歉意地冲郑雄笑了笑，又睡过去了。

这次醒后感觉身上好了很多，不知何时我下了马车，躺在了一个帐篷里。身上的衣服也被换成了干净的，正当我要费劲地挪身下床时那个郑雄进来了。我赶紧

对他笑了笑,说道:“郑英雄,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给你磕头了。”说着我弯下腰就去磕头。

那人像抓鸡一样把我抓了起来又按回到床上,然后说:“头以后再磕吧,现在先养伤,养好伤再跟我说话,你现在不要轻易下地,有啥事你就喊一声,这里是伤号篷,有专门的人管的,朱大娘说让我问问你想吃点啥,她一会儿做了让人送过来。”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壮汉,泪水突然涌了出来。郑雄看着我骂了句:“瞧你那熊样!哭啥?快给我憋回去,我就见不得男人哭,再哭我他妈把你拎外头按粪坑里!”

我忙止住了哭,冲他嘿嘿一笑。那郑雄见状便笑道:“这还有个爷们样,不过你得好好练练咋笑,你笑得比哭还难看。一会先给你来碗面条吧,等伤好点了再给你吃好的,我先走了。”说完转身就向门口走。

我急忙问了句:“这是哪儿啊?”

那郑雄头也不回地说了句:“这是兵营。”

一大碗面条下肚后我的精神上来了,肚里的陈年存货精神也上来了。忍着强烈的便意我冲着门外喊道:“我要拉屎!”

马上帐帘一挑就进来一个人,手里还提了只便桶,可我吃惊地发现,进来的居然是个二十上下的大姑娘,这下我直勾勾地看着那大姑娘傻了。

那大姑娘可没傻,放下桶后对我说:“裤子你自己解,我扶着你坐上去。”

我嗫嚅着说了声:“我能行,没事的。”说着慢慢地下床,两只手慢慢地解裤带,两只眼睛绝望地向那大姑娘祈求着。

那大姑娘皱了皱眉,一把就把我拎了起来,另一只手一拉我的裤子,一下就把我按到了那便桶上,嘴里说了句:“小屁孩还臭讲究,完事了叫我。”说着就出去了。

我快速地方便完后用她扔下的厕纸擦了一下,提上裤子回到床上对着门口喊了声:“我拉完了!”就缩在床上不动了。

那大姑娘进来看了看我,提起便桶说了句:“以后有事叫我名,我叫三胖。”说完就走了。

一个月过去了,我的身体又强壮了起来,腿上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那天当我要被杀时被他们救了,其余的贼都让郑雄带人杀了,当时他们也是去追那些高丽国兵的,但却看到了不断出现的高丽兵尸体,还有一个贼眉鼠眼的半大孩子杀气腾腾地追在那队兵后面,所以他们就决定把戏看完,又在最后关头出了手。现在我能动了,就成天围在厨房帮朱大娘干活,晚上回到那伤号帐里睡觉。

这个兵营不大,只有三百名兵丁。还有就是我反复看也不像是兵的朱大娘、郑雄,还有三胖了。我问过很多人关于这里的问题,但是没人告诉我。兵营管得很严,没有命令是不能随意出营的,但我就一样了,经常跑出去摘了一大堆果子回来给大家吃,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在两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我抱着一只大碗正在吃饭时,郑雄走到了我的面前,把几块银子放在了我的脚边后说道:“今天我们就要





走了，你拿着这点钱回家去吧。今后咱们怕是见不着了，你小子多保重吧！”说完扔下发呆的我走了。

我捧着饭碗看着脚下的银子，心里却难受得要命。飞快地扒完饭，我抓起银子就向中间的大帐跑去，到了帐前学着平时别人进帐时的动作我也叉手而立，大喝了一声：“启禀将军，燕九郎求见！”

帐前的传令兵笑呵呵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进了帐。不一会儿他出来了，对我说道：“进去吧，将军好像知道你要来。”

我两条腿打着哆嗦迈步走了进去，进去后就往地下一跪，然后磕着头说道：“小人燕九郎前来投军，望将军收留。”

帐内静得吓人，粗重的呼吸声就在我的头顶，一双大脚围着我转来转去。我不安地等待着，可那人就是不说话，只是围着我转。我又说道：“请将军收纳。”居然还是没理我，我偷偷地抬头看去，就见到郑雄正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我的心一下就放松了下来：“将军就是你呀，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都快被吓死了。”说着我就要起来。

没想到郑雄大喝一声：“军帐之内不可放肆，违令者斩！你若要当兵就得守这里的规矩，我知你家中已无人了，想留就留下吧，但我这里可不比他处，你自己想好。要是受得这苦就去找朱大嫂拿你的号衣吧。”

我喜道：“多谢郑将军！”说完转身就要向外跑。

郑雄又喝了一声：“你可听好，要是你受不得苦要半路逃跑，那可别怪军法无情将你斩首，去吧！”

我唯唯而出，站在帐外擦了把头上的汗，转头向朱大娘那里跑去。到了地方后还没等我开口，朱大娘已经把一套号衣摆在那里了，我不禁问道：“您都知道了？”

朱大娘一边把一双靴子扔了过来一边对我说：“我早知道你不会离开的，这套衣服也早就替你准备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里的一员，明天你就要接受新兵的第一步训练。现在帮我收拾东西，我们拔营回家。”



夜闯龙穴



第三章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郑雄从临时大营里揪了出来,他将一副灌满沙子的绑腿扔到我面前后向我说道:“带上这个围着大营跑。”

我麻利地绑好沙袋问:“跑多久?”

郑雄眯着眼对我说:“跑到吃早饭的号声响。”

我二话不说闷头就跑。太阳出来了,当听到牛角号响起时我已经快跑得吐血了。郑雄这老东西在我腿上的沙袋里装的居然是铅块,两个腿袋我看足有四十斤。迈着沉重的脚步进了大营,刚要去吃饭,就见郑雄也不知道打哪儿一下子就站在了我的面前:“双脚叉开与肩同,双手抱拳放于腹上,给我站着!”

说完端着个大碗走了。我照着他说的站在厨帐门外看着一个个拿着碗走过的兵,心里开始骂起郑雄的十八代祖宗来。骂到大约第十五代时郑雄又来了,手里拿着那只吃空了的碗对我说道:“好了,去吃饭吧。”

我急忙向厨帐奔了过去,当兵的吃饭讲个快字,开始我在这儿没少吃亏,去晚了饭就没,吃慢了再去装第二碗饭也没,去早了还不搭理你。今天看来我是吃不上了。我不安地拿了只碗探头去看那锅,果然空了。抽抽鼻子闻了一下那香味,转身要往外走时,站在帐里的朱大娘张口道:“你的在这里,过来吃吧。”说着从身后端出来一碗粥俩馒头,粥里除了平时吃的两块咸菜外居然还有颗鸡蛋。我感激地看着朱大娘,闷头吃了起来。

吃完后就拔营,我帮着装上车后朱大娘叫住了我,说道:“你就在我车后面跟着,我教你读书。”

我惊讶地问道:“读书?当兵还要读书吗?”

朱大娘认真地看着我,说道:“别的兵不一定要读,但我们这里你一定要读,还要读好,读不好你就要被调出这里。”

无奈下,我只有老实地跟在粮车后念起书来。伴随着朱大娘晃来晃去的



两条粗腿，我一边走一边念了起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望着越来越近的老营，我差点掉下泪来，这一个多月的行军对我来说简直就像在地狱一样。腿上的铅袋现在加到六十斤了，手中多了一柄比我还高的大刀，身上被套上了两套只有校尉才能穿的铁叶甲，更可气的是十天前郑雄把一口像澡盆那样大的大锅也扣在了我的背上，我气急败坏地问他这东西为啥不放在马车上？郑雄当时跨在他那匹大黑马上斜眼看了看我，最后从牙缝里蹦出这么一句话：“我得让骡子歇歇，你就背着吧。”气得我差点没把手里的大刀砍在他马屁股上。

我一边背着朱大娘教的书，一边恶毒地盼着郑雄从马上掉下来摔死，日子就这样熬了过来。快进大营时与我们走了一道的三百名兵丁与我们告别了。我不解地看着这队人马问朱大娘：“他们不进营吗？”

朱大娘说道：“想进我们的大营可不容易，他们只是潼关守备府的兵，是派来听我们调动的，事情完了他们当然要回去。想进这个大营，他们差远了。”

我听得晕头转向，傻乎乎地问了声：“那今晚我住哪儿？这里能让我进吗？”

朱大娘道：“这营门我能领你进，但要在里面住下去就得看你的本事了！”带着一肚皮的疑问、害怕和兴奋，我走进了这传说中的大营。

刚进大营，就被郑雄叫住了，他让我走到营地中间的大旗下站着，我只好带着我这一身行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过后才知道，当我站在旗下发傻时，上官大人正在大帐中观察我。后来听郑雄说那次我是因为上官大人喝酒后没看清才留下的。我知道他是扯淡，反正那晚我没睡在外面是真的。

得到了大人正式的收留后，我才被告知这个大营里的一切。这个大营是上官大人亲手所创，每一个人都经过大人的审验后才被留下来。因全军皆着黑，所以被称为玄甲太岁军。又因全军之中无人不会转几句歪诗甩几篇酸文什么的，浑名又叫玄甲秀才军。这支队伍只有一千二百人，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营。其中白虎营人最多，有八百人，其余三营朱雀营二百八十人，全是女兵；玄武营里是工匠们的大营；青龙营听说就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传说是上官大人的精锐，至于锐在哪里我还真不知道，我问过郑雄这十二人有多厉害，郑雄以一种神往的表情告诉我说：“夫龙者，能弱能强，不动如岳，初如太苍，其大如海，小如一粟，起时雷动九天，隐若无形无影。”说完长叹一声又来了一句，“饷银也比我多不少。”

我知道他是白虎营第二营的统领，官封着牙将的衔，比我这个小兵崽子高了有十多级。我愤愤不平地看着他那张苦瓜脸说道：“你也别伤心，我看你这身本领就很厉害了，要说他们比你强，我不信！”

郑雄苦笑了一下，说道：“我是啥斤两我知道，不如人家是真的。你小子好好练，有一天也进到里面替我争个脸就行了。”说完转身走了。

我望着青龙营的方向心里暗下决心：妈的，老子今晚就进去看看是个啥样！

天黑之后，我套上了件大黑袍，手里拿了一截绳子走出了大帐。四外很静，只有来回巡逻的哨兵打着灯笼围着大营走着。绕过一排排的兵帐，躲过那队巡逻兵，我